

前一段时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无锡打得如火如荼，尤其是一大批男女乒乓粉丝围绕着年轻而又健美的国手欢呼雀跃的场景，让我感受到了国球在年轻人心中的升温，这尽管可能和当前的崇尚颜值有关，但无疑将推动乒乓球运动进一步在民间普及和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上海乒乓球拍厂工作了将近十年，由此对乒乓球和球拍有了一种天然的不解情缘。球拍厂隶属于轻工业局，是生产乒乓球拍的专业厂家，标志性品牌是红双喜，还有萌芽牌、鸡牌、盾牌等。红双喜品牌创建于上

我所知道的乒乓球拍

羊 郎

世纪五十年代，1959年我国运动员容国团在25届世界锦标赛上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使用的是我厂生产的球拍，同年我国又取得了26届世锦赛举办权，周总理说是双喜临门，遂为我们的乒乓器材起了一个颇有中国风格的名字“红双喜”。我进厂时师傅们经常说到的是当年创品牌的艰辛和现在保品牌

的不易，要我们守住质量的底线和研发的生命线。当时在国内和我们竞争的品牌有天津的“友谊牌”，其高档产品是“729”。还有广州的“双鱼牌”等。在国际上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日本的“蝴蝶牌”“尼塔库”等。

生产乒乓球拍的原材料包括木质夹板、橡胶和胶水。这三样东西决定着球拍的弹性、黏性、力量等。一般而言，进攻型的球员和防守型的球员对球拍有不同的要求，当时进攻型的往往选择正胶，即颗粒朝上粘贴在海绵上的胶皮，这种胶皮内含的填充剂较多，皮质较硬，击球时弹性较大。缺点是黏性不够，拉不出强烈上旋的弧圈球，当然削球搓球发球时球性也不够转。当时防守型的则选择反胶，即颗粒朝下粘贴在海绵上的胶皮，这种胶皮内含的填充剂较少，橡胶含量高，因此黏性大，看上去透明兮兮的，且色彩丰富，有给人带来兴奋感的大红、暗红色，给人清

湖 中

苏剑秋

小时候对荷花的印象是翠绿娇嫩，干净洒脱。而真正见到的荷塘春色是中山公园一个土墩前的一池莲叶，花还未开，半月形的水塘中莲叶在水中尤为突眼，莲叶原来是这样浓浓的绿啊！在南浔小莲庄，平生第一次见到满塘盛开的荷花，品种多样，令人流连忘返。记得那次画了不少速写。想到了石涛的水墨荷花长卷的疯狂恣肆，随意写意和笔墨的笔笔到位，这是心灵的呼唤，这是神情的再现。原来荷花如此博得文人骚客的青睐，定有它的妙趣之处。荷花的多面性，集中展示的品行，挺拔孤傲、洁白入诗，叠翠入画，奥妙在于能丝丝入扣人们的情思，甚至有的画家专门画夕阳残荷，倒也是一种心境的演绎。有年三九寒天，我来到西湖岳坟前，眺望一片残荷，萧瑟的情意中，忽然想到，荷花的命硬呵。夕阳的最后

一丝余晖，投射在寒风中摇曳的残荷枯焦的莲秆上，一如一幅孤寂冷漠的图画。光辉过去后，期待着来年的细枝嫩叶。先后两次前往洪泽湖挥笔。每年的六月为荷花盛放期，抓住时机，定有收获。第一次到泗洪县，急切到湖中赏荷望月，可是季节稍过，满满荷塘正在逐步凋谢，坐着汽艇在湖中到处寻觅荷花踪影，整个湖面像一种异常简化的构图方式，孤枝残荷，一枝莲蓬亭亭玉立，竹干上的孤鸟鸣叫，落叶浮游，几只野鸭悠悠地漫游。说实在的拍点特写还行，大场景太萧条了。心里念想着明年一定要赶在荷花繁盛期来。

荷花的人工栽培和纯野生的趣味完全两个概念。第二次来洪泽湖赏荷，心境心情大不同，那天早早来到湖边，寻找船夫，天公不作美，天下起了淅淅沥沥小雨，整个湖面朦朦胧胧，水气蒸腾。加之昨晚大雨倾盆，湖水上涨过快，船老大讲，荷花可能都藏在水下喽！我说，来了再咋样也得去看看。船一路颠簸浪时起起伏伏，突然船老大叫道，那里一大片野生荷花莲蓬在风中风里摇曳。瞬间，一股美的涌动泛起。快着，到近一看，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冲动随心而到，拿着照相机拍着，姿态各异，随意取景几乎全是美图，看一只白鸬站在莲枝上，动态健美，含情脉脉。要说的是，野生荷花，比人工培育的花蕊要大好几倍，莲叶也是一个成人站在上面有余，凑近一看果然了不得。船老大讲，如水位正常成片荷塘，看起来那才叫震撼呢。想想也是人应该知足了。由此，对荷花有了重新认识。那一定是很入画的。

近日，偶尔翻阅那些拍得不怎么的荷花片断，作为参照物，画画写写，乐趣回味无穷。由是想到，沈柔坚先生早年赠予我的对子：“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确实入画，要画好却不易，要像石涛这样挥洒自如更不易，可能还要等上几百年，画画是件开心的事，画荷花尤为如此。

太行山

（油画）

沈培鑫



新感沉静感的深绿、浅绿色，还有给人酷酷感的黑色，当年社会上将这样一块粘贴反胶的球拍称之为“牛筋板”，属于高档球拍。反胶胶皮黏度大，胶皮上持球时间长，“吃”得住球，所以搓球削球发球的旋转性都较好，又能拉出前冲性强的弧圈球。后来又对反胶胶皮的制作技术不断改进，研发出新的填充剂配方，在保持黏性的同时，反胶的弹性和爆发力得到提高，手持反胶球拍能守能攻，所以现在正胶球拍已鲜有人使用。

乒坛上技术流派可谓层出不穷，各种打法争奇斗艳，借助于球拍的发展，又出现了所谓的“怪球手”，其打出的球飘忽不定，转与不转难以判断，而且一般不吃对方的发球，对方发球越转，其回过去的球要么不转要么朝反方向转，打乱对方打球的节奏感。这样的球员往往使用的球拍上贴着所谓的生胶或长胶。生胶的

颗粒较硬，而且是反胶正贴，颗粒朝上，生胶球拍削球时而转时而不转，而用力击打出去的球却有下沉感。长胶的胶皮上的颗粒比一般的长，而且也是颗粒朝上粘贴，中间衬的是薄海绵，使得底板的力量能够较直接的作用于球上，发力击球时速度出来的，往往能打出死球。由于长胶的胶皮颗粒较长，

接对方旋转球时可削减来球的旋转性，而长颗粒的胶皮削出的球以转非转，飘飘忽忽，又让对手很难把握。当然这种非常规的武器也不是轻易可以掌握的，使用者最初使用时也有一段习惯的过程，不习惯造成的失误也较多，使用这种不常规的拍子，你必须把自己的常规动作改成适应这种拍子的非常规动作，慢慢寻找手感才行。

一块好的球拍，其优良性能由木质底板、海绵、胶皮、胶水共同组成，想当年我们是土法上马，很多技术参数没有专业的仪器来测量，基本上靠专业运动员的试用，当年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后来的蔡振华、谢赛克等都是我厂的常客。

由于球拍性能主要靠优秀运动员的手感来测试，所以难免在研发阶段靠“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土办法来摸索调整。当年大众化的红双喜拍子，木质夹板基本上让夹板生产厂按我厂提供的标准生

产，而海绵、胶皮、胶水则由我厂自行生产。而运动员使用的拍子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定制”，全部由我厂通过小作坊式的生产完成的。其底板的材质是个性化的，干燥度是有规定性的，七层的底板，每一层都在天平秤上过磅，天平秤上的砝码从大到小排成一排，以保证规定的重量，当然如果运动员需要，也可以多加一层。板上的胶皮和海绵要与底板的性能配伍，都根据使用者的要求设定个性化的“炼胶”配方进行定制。为了满足各种打法，海绵可厚可薄，以决定球速的快慢，胶皮炼制方法不同以及颗粒的可长可短，使得球的旋转多样化。将底板、海绵与胶皮粘贴在一起的胶水和球拍的性能也有关系，现在在国际乒协都有禁止性的规定，过去的胶水我们是用氯丁胶来炼制的，现在不知配方上有什么变动。运动员使用的木质底板每一层黏结的胶水不是化学胶水，而是现在已经难以看到的猪血胶水，这种胶水也是我们自己调制的，大热天调制时奇臭难闻，但是这种胶水可以使拍子不震手，“吃”得住球。不理解的是为何现在不用猪血胶了。

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32号、08号等底板，用起来还是觉得比现在的球拍舒服，这纯粹是个人的习惯，当然可能里面也夹杂着不少怀旧情感。

巢云诗钞（四） 汪涌豪

积雨转晴过费城拜瞻印象派诸大师

流光明灭烂云霓，湖岸迢迢树杪低。
雁过可瞻青荷广，舟来莫凭绿桥西。
有情抛却春阳去，无意翻为冷月迷。
最是穷茫难写处，含灵绝技与天齐。

费城美术馆收藏有中世纪至近代欧洲30多万件艺术品，其中尤以印象派作品居多。很难描述，当看到满壁的莫奈、塞尚，你会有多晕眩。今天，似乎没有人不知道印象派，但要说有多了解则未必。譬如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这个唯一参加了该派所有8次汇展，被高更、塞尚尊为老师的巨擘，我们就知之甚少。至于对卡萨特（Mary Cassatt），这个唯一被上述诸大师视为同道的美国人、印象派中有数的两位女画家之一，就更陌生了。后者在法国被雷诺阿引为知己，却一直不受自己的同胞待见，直到离世后20年，美国人才接纳了她。不过，眼下她似又重新归于寂寞，即使在出生地费城也是如此。许多人慕名来此，为的是去独立宫看自由钟，或品尝著名的芝士牛肉三明治。而由她辟出的世界，并没获得更多人留意。

题画二首之一委拉斯凯兹《宫娥》

自怜鬢年气高扬，不意深宫昼漏长。
玉殿难回颜色好，还从熏笼觅怀香。

委拉斯凯兹是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的著名画家。今人常以“巴洛克”为繁缛俗丽的代名词。其实，这个意在用奔放浪漫打破古典均衡的新画派，着实具有独到的艺术魅力。委氏此作可为代表。它以菲利普四世之女玛格丽特公主为中心，传神地表现了宫廷礼仪拘束下，从女侍到女侏儒谨小慎微的惶惧神情。当然，此画主题存在多种解释，惟此，才得以自己的开放性引来达利、毕加索等人的不断拟作，并吸引福柯聚焦画中人物与观者的“视线”（Gaze）展开经典的后现代讨论。此画现已成为普拉多美术馆的镇馆之宝。该馆以收藏十五世纪以降西班牙、佛兰德和意大利的艺术珍品为主，尤以西班牙的绘画、雕塑作品为最全面。它的正门口有一尊委氏拈笔沉思的雕像，脸上的神情，似有着对弱者的无限同情。

题画二首之二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横眸流眄意轻扬，眉蹙如丝绾思长。
敛尽春山羞不语，一般珠泪万般香。

维米尔是十七世纪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这样的盛名迟来了两个世纪。此前，因专意于描绘故乡德尔夫特的城市风景与妇人生活，加以尺幅不大，数量又少，他几乎不为人所知。然而，正如他一再画过的珍珠终因岁月的汰洗而重光，评论家托雷发现了他。很难形容他的回归在欧洲引起怎样的轰动，只记得当站在这幅被称为“北方蒙娜丽莎”的画作前自己有多激动。那种讲究的光色运用衬托出的少女的明丽，还有欲言又止、似笑还嗔的薄怨与轻愁，蒙娜丽莎哪里有？所以，当走进位于海牙的莫里斯皇家美术馆的二楼，满屋子荷兰黄金时代的大师杰作涌来，这幅小到不能再小的画仍一下子吸引了我全部注意力。我感到欢呼在舌尖上舞蹈，用歌德的话，“那久违的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



我酷爱党的新闻事业。从学新闻、干新闻、教新闻到管理新闻、研究新闻，谱写了我的新闻人生。2003年9月我退休以后，使我在新闻路上得以再续前缘、不断“接地气”的，可以说是上海众多企业报给我提供了肥沃土壤。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拥有众多在全国有影响的企业报。30年前，有100多家企业报发起了自己的行业组织——上海市企业报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企业报协会），隶属于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市记协）。兴许我是上海市新闻学会名誉会长的缘故，打2003年9月退居二线以后，上海企业报协会不时给我提供接触新闻实务的机会，诸如评选好新闻、举办新闻业务讲座、参加企业报工作年会等等，使我始终和当前新闻工作实践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满足了我钟情新闻事业、“退休不退伍”的欲望。

同《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一样，根据市记协的统一部署，上海企业报协会十分重视开展好新闻评选活动，一年一度，从不含糊。作为每年都要参与评奖的一名评委，特别是我这个已经退休的老报人而言，委实是一举数得的好事情。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首先，我每年从阅读各家企业报申报的大量新闻作品中，从每篇文稿的字里行间，不仅可以触摸到当前广大企业干部职工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而且可以了解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最新进展，从而让我从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上海工业战线落地生根的具体实践中，感悟到中央决策的英明正确，加深了对中央决策的理性认识。

其次，参加每届作品评选尤其是代表评委会作综合点评，对

我委实是一次难得的重温和学习新闻实务的机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企业报作为一份正规报纸，不管日报还是周报，对开还是四开，其新闻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齐全。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新闻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从选题到选材、从布局到谋篇、从开头到结尾、从文字到表达，逐一作出有理有据的评析，指出其优劣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一次参加评稿会，对我们既是一次考验，更是一次提高。历年来，我曾应邀到几家报社作过几次业务讲座，在面对、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中，我这方面的感触尤深。

上海企业报协会每年主持召开的年会，内容丰富，亮点频频，我很乐意参加。每年会上杨锡高会长作的工作报告，既有对过去

一年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也有对未来一年工作的期许与愿景，这是我最爱听的内容。因为从报告中，我可以感知到企业报群体作为新闻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阵，作为企业党政领导与广大职工之间的纽带与桥梁，在过去一年中同各级党报一样，正确处理了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群众诉求、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坚持方向与注意方法、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关系，各项工作都呈现出勃勃生机。此外，其他评委老师对获奖作品所作的综合点评，也使我学到不少东西。最近召开的一次年会上，还穿插举行了企业报同仁卡拉OK大赛，使我一饱耳福，也拉近了我和企业报同仁的距离。

千句并一句：企业报既丰富了我的晚年生活，又充实了我的精神世界。我不禁要为之点赞！

的哥受聘为了“特约评论”，请看日本栏。

企业之声